

长篇历史小说

两晋南北朝以来，中原政权日薄西山，「五胡」乱华，干戈不休。英明的冯太后执掌鲜卑族的北魏大权，实行开明政治。小说塑造了年轻有为的孝文帝、冯

北魏孝文帝

太后的形象，描绘了朝廷里隐含的利益争端、宫廷内斗，权谋与暗战出其不意，计谋与凶险此起彼伏，金戈铁马之外，暗流汹涌……

王占君·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历史小说

两晋南北朝以来，中原政权日薄西山，「五胡」乱华，干戈不休。英明的冯太后执掌鲜卑族的北魏大权，实行开明政治。小说塑造了年轻有为的孝文帝、冯太后的形象，描绘

北魏孝文帝

了朝廷里隐含的利益争端，宫廷内斗，权谋与暗战出其不意，计谋与凶险此起彼伏，金戈铁马之外，暗流汹涌……

王占君·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魏孝文帝/王占君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080-7897-7

I. ①北… II. ①严…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6646 号

北魏孝文帝

著 者 王占君

责任编辑 杜潇伟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17.75

字 数 27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母子争权	皇妃死难	1
第 二 章	幼帝遭难	鸩死亲子	15
第 三 章	寺前抢女	公堂断案	29
第 四 章	智戏王爷	刁难新宠	43
第 五 章	铁腕灭亲	皇后下毒	57
第 六 章	江瞻蒙冤	孝文亲政	71
第 七 章	抵制迁都	觊觎玉璧	85
第 八 章	羊肠涉险	玉璧生灾	99
第 九 章	二女引踪	贵人情动	113
第 十 章	贵妃色诱	御驾考巡	127
第十一章	皇帝私访	贪官作祟	141
第十二章	王袭自裁	群奸谋逆	155
第十三章	皇妃下水	太傅骗马	169
第十四章	王爷起兵	太子被囚	183

第十五章	元恂饮鸩	信鸽传书	197
第十六章	水莲横死	元恪遭险	211
第十七章	开棺验尸	带病请纓	225
第十八章	二女身死	双奸被擒	239
第十九章	整肃后宫	兵伐南齐	253
第二十章	南征未果	英主早逝	267



第一章

母子争权 皇妃死难

北魏皇兴二年(469)年六月,天气出奇地炎热。平城北魏的皇宫中,树木花草全都打了蔫。庆云宫,虽说都挂着碧纱窗和珠帘,但仍没有一丝凉风。李夫人望着摇篮中的宝贝儿子,打心眼儿里高兴。才三岁的孩子元宏,方头大耳,眉清目秀,白白胖胖,此刻正在熟睡中。

这是北魏献文帝的第一个儿子,李夫人心中难免有无限的憧憬。虽说这个皇朝是鲜卑族,但立嫡立长为太子的习俗,还是同汉人一般无二。也就是说,元宏大有希望成为太子。母以子贵,那么自己就是当朝皇后了。她曾多次给献文帝吹过枕边风,皇上也亲口答应过她,不知何时方能兑现。她明白立元宏为太子,必须先过冯太后这一关。人人尽知,这堂堂王朝,虽说冯太后已经不再临朝,但大事小情还得她说了算。

献文帝年岁并不大,不过才十七岁,但他身体一直欠佳。严重的哮喘,使得他连说话都困难。今天他稍觉比往日强些,便挣扎着起身,乘坐步辇,来到了太子宫中。他在刘太监的搀扶下,跪在地上给太后见礼:“儿臣恭请母后凤体安康,身心和顺!”

“皇儿快快平身。”冯太后亲自将献文帝搀起,“你的身子可好些了,哀家正说要去看望你呢。”

“多承母后挂怀,儿臣今日还好,特来给母后请安。”献文帝在椅子上落座,“母后一切安好?”

“皇儿,哀家虽为太后,但年纪尚轻,这身子骨硬朗着呢。”冯太后话音一转,“哀家一见皇儿拖着病体苦苦挣扎的样子,就后悔不该让你亲政,别再哪一天把你累垮了,那可真就是悔之莫及。”

“母后多虑了,儿臣身体虽说久病,处理朝政还绰绰有余。”献文帝担心的就是母后再次临朝称制。

“皇儿,今日前来不只是为了请安吧。”冯太后眯着凤眼似乎漫不经心地问,“有话只管说,母子之间毫无忌讳。”

献文帝心说,这恼人的皇权哪!它就像一碗美酒,人人都想喝,搅得至亲骨肉都离心离德。心中打怵,但话又不得不说,因为已经答应宠妃李夫人了:“母后,想儿臣身体朝不保夕,这太子还是早立为宜,以免一旦儿臣病重不能理事,临时再定手忙脚乱有诸多不便。”

“皇儿的意思呢？”

“我朝惯例一直是立嫡立长，”献文帝看看冯太后的脸色，“自然当立儿臣的长子元宏。”

“按理说，元宏是别人不可替代的。”

“如此说，母后业已恩准了？”

“真要立元宏为太子？”冯太后问了一句，“你可要想好，立了就不许反悔。”

献文帝怔了一下，这母后明显是话里有话，难道还会有什么不测吗？他思之再三，觉得也不会有其他闪失：“母后，立太子也是历朝历代都必须做的大事，儿臣怎么会反悔呢。”

“好，就依皇儿。”冯太后话锋一转，“不过还得办一件事情。”

“母后请讲。”

“元宏册立太子之日，也就是其生母李夫人赐死之时。”

献文帝一下子懵了，冯太后要他不得后悔，他万万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手：“母后，李夫人贤惠温淑，在后宫嫔妃中堪称典范，元宏尚小，正需她抚育，又何必赐死呢。”

“皇儿，作为一国之君，要处处以国事为重。皇儿身体已是来日无多，日后一旦过早撒手西去，那这李夫人就要临朝称制，那时恐怕她就要独霸朝纲，江山易主也是有的。为防后患，必先除之。”

“母后，这样做未免过于残忍，将她赐死，那太子由谁照料？孩子没娘，怕是要夭折啊。”

“无妨，太子可由哀家抚养。”冯太后拍胸膛打包票，“元宏是我孙儿，哀家定会精心抚育。”

献文帝已看出太后的心思，便欲打退堂鼓：“母后，元宏尚小，这立太子事缓几年再议亦无可。”

“皇儿，哀家事先可是说得明白，立太子不能反悔。”冯太后板起面孔，“一国之君，要言而有信，说话怎能出尔反尔。”

献文帝已是无话可说，他只能向太后求情：“母后，儿臣与李夫人两情相悦，实在不忍与之分离，望母后谅情。”

“皇儿缘何如此愚昧，身为皇帝，天底下要什么样的好女人没有。男欢女爱皆过眼烟云，不过半月十天，你也就把她忘记了。”

冯太后用命令的口吻，“皇儿，去把立元宏和对她赐死的决定，全盘告诉李夫人，让她有个心理准备。”

“这，此事真就无可挽回了？”

“皇儿，决断之事岂可更改。”冯太后是不容置疑的口气，“去吧，传哀家的懿旨。”

献文帝万分悲伤地乘坐步辇，到了庆云宫。

“万岁驾到。”总管刘宦官的公鸭嗓，在宫门外响起。

李夫人赶紧对着铜镜拢一拢鬓发，整一整罗裙，迈着莲步出迎。她心中记得扎实，算起来皇上已有二十八天没到庆云宫了。年轻女人谁不想多得到皇恩雨露呢，只是风传皇上龙体欠安。只有十七岁的皇上，应当是血气方刚的年华，身体却为何这般孱弱呢。她跪迎进皇帝之后，待献文帝落座，便偷眼打量一下。见皇上脸色煞白，说话根本没有底气：“爱妃平身。”

李夫人不得不说句违心的奉承话：“万岁气色甚佳，想来龙体康健。”

“咳！”献文帝打着咳声，“朕自己明白，来到爱妃的宫院，已是喘息得上不来气。”

“万岁就该在宫里休息。”

“朕就是想试试身体到底如何，想不到竟然糟到这般程度。”献文帝大喘着气，“不过，朕必须要来看看爱妃。”

这话就令李夫人一怔，她是个精明人：“万岁之言何意？听话音像是要同妾妃分别一时呢。”

“不，不不。”献文帝有意避开李夫人的目光，“朕对爱妃是宠幸有加，实在舍不得长久分别。”

“万岁话里有话，”李夫人感到分外不安，有些忐忑地问，“万岁有话，还是对妾妃明说了吧。”

“爱妃无须多想，朕就是特意来看看你，”献文帝起身，“你们母子都好，朕就告辞了。”

“万岁许久不来，莫如在庆云宫安寝。”李夫人若有所失。

献文帝有些像逃跑一样匆匆离去：“待日后朕身体好些，再来爱妃的宫院，那时不仅共餐更要共寝。”

眼睁睁看着皇上匆匆来了，又匆匆走了，李夫人怅然若失，她

琢磨不透皇上前来是何用意。心中想着事,手里的宫扇给孩子轻轻扇着风。因为精神溜号,一不小心,宫扇把孩子的鼻子给划着了。元宏梦中惊醒,咧开小嘴呜呜啊啊地哭起来。

李夫人赶紧抱起来,给元宏揉着鼻子尖:“噢,乖孩子,不哭不哭,都怪妈妈不小心。”

刘太监重又返身走回:“啊,李娘娘。”

李夫人疑心顿起:“刘公公为何去而复返?”

“圣旨下,李娘娘接旨。”

李夫人当即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

“国脉关乎社稷,立储可保皇祚,朕长子元宏,从即日起立为太子,钦此,望诏谢恩。”

“万万岁!”李夫人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这样好事,皇上为何不事先打个招呼,让自己心中先有个数,她整整衣裙站起。

“李娘娘,皇上还有一道旨意。”刘太监脸上是奇怪的表情,“请跪下再听宣读圣旨。”

李夫人想,母以子贵,定是给自己加封的。满心喜悦地跪下:“吾皇圣明,万岁万万岁!”

“朕体失和,或将不久于人世,太子年幼,为防后宫干政,着即令李夫人以三尺白绫自裁。钦此,望诏谢恩。”

李夫人傻了,刚刚为儿子得以立为太子,而兴高采烈的心,一下子如同掉在冰窖里。她跪在地上不言不语,一声不吭。

刘太监提醒她:“李娘娘,接旨谢恩哪。”

“不,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皇上的意思。”李夫人拒不接旨。

“李娘娘,圣旨已下,再无更改,您就认命吧。”

“不,我要见皇上。”

“就别再妄想了,皇上已经见过你了,就不会再见你了。”

“不,我绝不!”李夫人说得斩钉截铁,她从内心里打定了主意。

“难道说你还反了不成!”随着话音,一位年轻女人走入宫来,她便是献文帝的母亲冯太后。论年岁也不过三十左右,由于在宫中保养得好,细皮嫩肉,看上去也就二十几岁。冯太后经历过朝中的多次生死斗争,已是锻炼得格外威严。皇帝和后宫的嫔妃见

了她无不战战兢兢。冯太后的出现,也令李夫人感到发怵。

“怎么,你要抗旨不遵吗!”冯太后的长随太监冯仁,给她搬过绣墩,落座之后问,“可知是何等罪名?”

“赐死也是死,问斩也是死,反正是有死而已。”李夫人面对冯太后,免不了要叩拜。

“哼!”冯太后鼻孔中重重地哼了一声,“你以为你一人死即可无事,只怕要累及你的家人。”

“我的事,我一人承担,与我的家人无关。”

“哀家说有关便有关,”冯太后吐出令李夫人心惊胆战的一句话,“你的父母都得死!”

“不可啊,万万不可啊!”李夫人急了,她自然不想让父母跟着受牵连,“太后开恩,饶过臣妾的父母。”

“那就要看你是否听话。”冯太后和缓了语气,“三尺白绫自缢了事,你只有此路可走。”

“太后,我还年轻,我不想死,我要见皇上。”

“没用的。”冯太后索性摊出底牌,“其实赐你自尽,是哀家的懿旨,你就别存幻想了。”

“太后,我恨皇上,他平日里甜言蜜语,真的把元宏立为太子,到头来却叫我自缢,”李夫人用恳求的口吻说,“太后,悔不当初,元宏不做太子了,我要保住性命。”

“此时已由不得你了。”冯太后语气决绝,透出她的说一不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炕没有两头热的,古今一理。你还是应该高兴,身后的哀荣也非常人所可比拟。元宏继位后,至少也要追封你为太后。”

“人死后犹如灯灭,天大的好处又有何用。”李夫人明白,“太后,难道儿子成为太子,作为母亲就非死不行吗?”

“其实,此事你谁也不能怪,要怪就怪汉武帝刘彻吧。”

“要臣妾自裁,不是太后的主意吗?”

“这规矩却是汉武帝刘彻创立的。”冯太后说出一番道理,“当年汉太子刘弗陵年幼,其母钩弋夫人也年轻,汉武帝担心他死后,钩弋夫人会乱政,故而在立弗陵为太子后,降旨命钩弋夫人自尽。对于你,也等同此理。”

“太后，臣妾发誓不会干预朝政。”

“不管用，到时候你就身不由己了。”冯太后有些不耐烦了，“怎么，难道还要别人动手吗？哀家没时间和你废话了。”

李夫人一见已不可挽回，无奈地将白绫搭上房梁，踏上春凳将头伸进套中，眼中珠泪滚滚，口占一诗：

生离死别哭元宏，
皇家姻缘却是空。
来世甘为贫家妇，
粗茶淡饭过一生。

“行了，该走走吧。”冯太后见李夫人还在留恋，她给冯仁使个眼色。冯仁心领神会，上前一脚把春凳踢倒。李夫人身子悬吊在空中，打了几个转，不一时舌头伸出便咽气了。

冯太后命庆云宫大太监把李夫人的尸体解下来，她亲自查验过无误，才吩咐冯仁：“抱上太子回宫。”

元宏还在梦中，他哪里知道这世上发生的一切。生母已离他而去，他则被抱到了太后宫中抚养。

冯仁看着太后，只管嘻嘻地笑个不住。他论着是太后的堂弟，就为的光宗耀祖而净身入宫。他奔着冯太后去的，冯太后也就把他当作亲信。

“猴崽子，你又傻笑个什么。”

“太后，恕奴才大不敬，皇上他那体格，也支撑不了几天了，用不了多久，这北魏国又得太后您临朝了。”

“就你这个奴才机灵，皇上他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这皇权他是不愿松手啊。”冯太后冷笑几声，“不过，这元宏在哀家手中，皇上病怏怏的样子，只怕挺不过今年了。”

这主仆二人，拉着架子等待献文帝驾崩。

转眼，两年过去了。元宏长到了五岁，而献文帝带死不活的样儿，他始终就是不死。冯仁免不了对冯太后进谗言：“太后，这皇上他又熬过了两年，他要是就这样赖赖巴巴地活个没完，太后

您不就空等了。”

冯太后已经等不下去了，她决定再给献文帝一个实实在在的打击。正是八月酷暑，冯太后让小太监抬着两块方冰，送到了皇帝的寝宫。

献文帝正躺在床上，这个年轻人没有一丝朝气，天热得他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看见太后进来，他急忙呼唤刘太监：“刘公公，快扶朕下床迎接母后。”

刘太监奔过来，用力扶了几下，献文帝都未能坐起。气得他埋怨声声：“刘公公，你真是个废物！”

“皇儿，你就不要责怪刘公公了。”冯太后上前把献文帝按在床上，“好好躺着，用不着多礼。”

“母后，朕真的是失礼了。”

“不妨事，天太热，哀家给皇儿送来两方冰块，给皇儿解暑。”冯太后吩咐，“来，抬到皇上御榻附近。”

刘太监忍不住说：“太后，这恐怕不合适。”

“怎么了？”冯太后满脸不高兴，“哀家倒要听听是哪里不合适。”

“太后，皇上身子弱，正出虚汗。这再把凉冰放圣上身边，这冷气再一刺激，病情还不得加重。”

“一派胡言！”冯太后训斥道，“天热就得解暑降温，照你说我这亲妈，还愿意害自己的孩子！”

“奴才不敢。”刘太监登时哑火了。

“你们这些奴才，只知道在皇上面前顺情说好话，讨个赏赐就万事大吉，有谁真正关心皇上的龙体康健。”

“母后，孩儿身体尚可。”

“什么哪，哀家亲眼所见，你连坐都坐不起来了，还哪堪朝政琐事烦心。”冯太后是不容商量的口气，“先别干了，保命要紧，都这样了，还怎能天天上朝，明天就别去了。”

“母后，国不可一日无君……”

“好办，明日即传位给元宏，让他即皇帝位。”

“母后，元宏才只五岁，朝政大事怎能处理。”

“这你放心，谁让我是你母后了。”冯太后可不管三七二十一，

径直说出她的打算，“我当年不也替你临朝多年，而今大不了再累上几年。”

“母后，您已归政于儿臣，再去临朝，怕不合适，满朝文武难免会议论纷纷，还是取消这个念头吧。”献文帝是鼓足勇气，才说出这番话，他是决心阻止冯太后重新掌权。

冯太后当时就翻脸了：“怎么，哀家还会怕文武百官，他们谁心疼我的皇儿，难道要累死皇儿他们才高兴。谁敢不体谅皇儿的苦衷，哀家就绝不留情，予以严惩，罢官、坐牢、杀头，直至诛其九族！”

献文帝听得胆战心惊，当年专权的丞相乙浑，就是被冯太后以铁腕除掉的。这话分明是敲山震虎，也是说给他听的。他明白由于太后干预，太医院都不敢对他精心调治。自己的病迟迟不好，就和太后的插手有直接关系。如果自己不识趣，那太后让人在药中下毒，自己还不是枉自断送性命。想到此，他尴尬地一笑：“母后对儿臣关爱有加，儿臣遵命就是。”

皇兴五年（471）八月十六，北魏的太华殿文武大臣肃立于丹墀之下，在难耐的等候中，刘太监终于现身了。他的身后，是雍容华贵的冯太后，她的右手牵着一个五岁的孩子，他就是元宏。一切都按照冯太后的意志行事，紧急裁剪的龙袍很不合体，宽大而且空旷，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可元宏人虽小，他却牢记住冯太后事前的教导，从容地登上御座。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得大度得体，真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气概。

刘太监朗声诵读献文帝的册文，诏书中明确提及由冯太后临朝听政，决断军国大事。元宏则在御座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端庄稳重，不失威严。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在南北朝时期，数十个帝王中，真正大有作为，并在历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的改革家，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散朝之后，冯仁把小皇帝送到偏殿读书，他又凑到冯太后身边：“太后，您看着没有，这个小皇帝崽子，可非等闲之辈，他小小年纪，那皇帝的架子可是端得十足。”

冯太后笑了：“还是哀家教导有方，我告诉他的话，他还真都记住了，而且做得丝毫不差。”

“太后，这是个聪明的孩子，我担心他百精百灵，长大以后，他若知道生母是太后赐死，会不会对您心生怨恨，那时他皇权在手，怕是对太后不利呀。”

“那，依你之见呢？”

“奴才看，这个小皇帝崽子留不得。”

“过份了。”冯太后面对的毕竟是自己的亲孙子，无缘无故地她怎能下毒手，“还是孩子，怎能坏他性命。”

冯仁其实担心的是，他日后要受冯太后的连累，还在向主人灌输他的观点：“太后，有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到皇上长成，明了一切，焉能不报仇雪恨，那时再想……便悔之晚矣。”

冯太后明白了他的心思：“你只管把心放宽，有哀家在，就有你的荣华富贵和安全。”

冯仁到偏殿去看看小皇帝读书可用心，可是人竟不见了。他厉声询问当值的小太监：“皇上去往何处？”

“他言称是去看望他的父皇。”

“你怎么让他走了，又为何不报告？”

“总管，你也没有交代呀。”小太监不服气。

“等我有空收拾你。”冯仁急忙又回到冯太后身边，报告了此事，“太后，小皇帝总和他父皇接触，怕是他父皇对他灌输对太后不利的言语，日久天长难免就与太后离心离德。”

“也说得是。”冯太后打算牢牢控制拓跋宏，她当即起身，“随哀家到废皇处走走。”

献文帝在自己的宫殿中，正与刘太监哀叹：“刘公公，你说这皇权真就这样具有吸引力，看朕的母后为此动了多大心思。”

“万岁爷，您还是太软弱，不答应太后退位，她又能如何！”

“公公，知母莫若子，她急于听政，你不让她满足自己的私欲，她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献文帝万分感慨，“都是亲生母子，又何必闹得血腥相见，这也算是我为儿子的尽了孝心吧。”

拓跋宏迈着稳健的步子走进来，上前恭恭敬敬给献文帝跪倒：“父皇，儿臣特来给您请安。”

“孩子，快起来，起来。”献文帝喜得眼泪都流下来，“元宏，朕听说你在登基大典上表现不俗，朕甚为欣慰。”

“儿臣所做，都是事前祖母教习的。”

“奴才的小万岁呀，”刘太监嘱咐说，“你的祖母太后，她的话不可全信，要多个心眼。”

“皇祖母是亲祖母，朕是她的亲孙儿，朕还要和她分心吗？”拓跋宏感到费解地发问。

“皇儿，你年纪还小，很多事你还不明白。”献文帝不想让孩子过多分担大人的恩怨，“要听你皇祖母的话，要好好读书。”

“儿臣记下了。”

冯太后由冯仁相伴步入了寝殿，献文帝急着要起身相迎。冯太后上前按住：“皇儿，你就不要多礼了，有病在身，一切礼数可免。”

冯仁看着拓跋宏，有些阴阳怪气地说：“我的小万岁爷，你逃学跑到这，害得奴才挨了一顿板子。”

“皇儿，你为何逃学不读书？”献文帝脸上现出不悦，“眼下读书于你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万万不可荒废学业。”

“儿臣谨记父皇教诲，一定认真读书。”

“皇儿，”冯太后和颜悦色看着献文帝，“因你病重无力承担，哀家代你管教皇上，想来你不反对吧。”

“母后哪里的话，儿臣谢还来不及呢。”

“既如此，哀家管就要管好。”冯太后问，“哀家为他日后出息，对他严加管教，皇儿该不会反对吧？”

“这是自然。”

“既如此，皇儿不要再让皇上动不动就跑来看你，倘如此下去，他的心不放在学业上，必成废才不可。”

“皇祖母，孙儿是自己做主来看父皇的，并不是父皇叫孙儿来的。而且这也是皇祖母所教导，对父母长辈要尽孝道。”

“好，好，以后不再暗中跑来就是。”冯太后在献文帝面前，爱抚地亲昵地摸摸他的头。

冯仁忍不住一旁插嘴：“小皇上人不大，倒还会辩理呢。明明是他自己跑来，还辩称是太后要他尽孝。”

“本来嘛，太后就是这样说的。”拓跋宏内心中对冯仁充满了敌意，心说这个太监为何处处与己作对。

“皇儿怪累的，哀家领皇上走了。”冯太后站起，拉住拓跋宏的手，“哀家会在适当时，带着皇上来看你。”

献文帝眼巴巴看着儿子被领走了，他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回到皇后的宫院，冯太后一改在献文帝面前的慈善模样，凶神恶煞般地拉长脸子：“皇上，跪下。”

拓跋宏乖乖地跪倒：“孙儿遵命。”

“皇上，你知错吗？”

拓跋宏的确是聪明：“孙儿不该背着祖母去看父皇，惹祖母生气，孙儿感到万分惶恐。”

“你还害得我挨了一顿板子，今后再敢不言不语溜走，小心我打你一顿板子。”冯仁故意瞪起眼珠子。

拓跋宏白眼珠看他一眼：“冯公公，你虽说是大人，但还是皇家的奴才，天底下哪有奴才打主人的道理。”

这番话还真把冯仁问住了：“小猴崽子，你还有理了，人还没长大呢，就不服天朝管了。”

“朕是皇上，你不该对朕说话无礼。朕要是亲了政，一定把你打入大牢，让你长长记性。”

“哎，你，你……”

冯太后不满地瞪他一眼：“冯仁，自己掌嘴。”

“太后，这？”

“跪下，打。”冯太后语气严厉。

“遵懿旨。”冯仁跪下自己扇起嘴巴子。

拓跋宏表达了赞许之意：“皇祖母处事公道，身为奴才，敢对朕出言不逊，掌嘴还是轻的。”

“好了，皇上平身吧。”冯太后给冯仁使个眼色，冯仁也就不打了。

“谢皇祖母。”拓跋宏站起身，“孙儿此后再也不惹皇祖母生气了，没有你的同意，孙儿再也不会擅自去看父皇。”

“这才是哀家的好孙儿。”冯太后表示了赞许。

自此，拓跋宏安心读书，一直没有去看献文帝。弹指间几个月过去了，早已是寒冬季节。大雪飘飘洒洒，就像撕碎了棉絮一样，从无尽的苍穹中飞落下来。尖叫的北风，从宫廷的碧瓦红墙